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2日

Category　Category 2 实践

标签　直接民主　代议制　无政府主义　选举　专制　左翼　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　原子化　孤独　资本主义　公域私域

编辑　iyp　Martinez

“政治”始终是为实现某些理念而进行的权力斗争。
没有斗争，没有思想，就没有“政治”。

~ iyouport.substack.com
~t.me/iyouport
~ patreon.com/iyouport
~matters.town/@iyouport
~@iyp_iyouport@m.cmx.im
ΑΣΤΥΝΟΜΙΑ POLICE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斗争的社区网络，
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灵活团体组成的网络，
这些团体随时准备与专制主义作斗争，
创建公共解放区，抵御敌人，
并在全球社会解放的革命浪潮中将它们连接起来
—— 最重要的是，
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中央”的控制。

我身处希腊雅典美术学院的院子里。这是2011年5月25日，一个炎热的夏日。为期五天的无政府主义和反专制节日将在六小时后开幕，我正在抓紧时间准备我心目中的所有小细节。我独自一人工作。

我穿过校园，把一名电工从一个舞台带到另一个舞台。在西班牙，人们在沉默了75年之后，目前为止已经上街游行了十天。他们向所有人发出了反抗的信号，把解放的火焰从阿拉伯国家带到了欧洲大地。我们正在为我们自己的节日做准备：三个舞台的音响系统和两个公共讨论和讲座区；还有一个剧院舞台、一个书展区和工作坊区。我们大约有30人，来自两个亲密团队，正在建设一个可容纳12000人的区域。我们的行动就像一支斯巴达军队（完全是偏执狂的想法，认为一小群意志坚定的战士具有惊人的能力）。心灵是一艘宇宙飞船。人们在夏夜前往其他星球旅行的生活方式似乎已有数千年的传统。我们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有时，它似乎离我们很远；有时，它突然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今天下午，雅典卫城后面有一个集会，人们将在那里接收革命的圣火从西班牙传到希腊。一年来，每周都有一次小型无政府主义集会在议会门前的宪法广场举行，讨论危机问题。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集会上，人们将在这里决定响应来自西班牙、突尼斯和埃及的行动号召，前往宪法广场扎营。他们发出呼吁，希望其他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2011年5月26日：宪法广场抗议的第二天。

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后勤工作，为人们准备一个空间，但如果反抗精神把他们吸引到其他地方，重要的是存在！我们可以终其一生为运动建立理论论据、意识形态立场或基础设施，但当反叛发生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放弃那些可能将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想方设法与对方相遇，向反叛者传播有益的思想和革命实践。

那天出现的是一场热带风暴，一片浩瀚的汪洋映入我们的眼帘，广阔而狂野。十万人突然聚集在议会周围，高喊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代议制的经典口号："烧掉它，我们要烧掉议会，烧掉这个妓院！”没有人去参加下午的讲座，所有人聚集都在宪法广场。有8000多人在深夜来到音乐会现场和电子音乐舞台。人群陷入疯狂，彼此分享着陌生而狂野的热情。

我们与 Void Network 一起在宪法广场扎营。我们在已经参加了三年的每周一次的无政府主义集会“为了社会的自我组织”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一些团体拒绝前来宪法广场 —— 他们称其为小资产阶级，与之保持距离，留在远处观望。其他无政府主义、自治和反专制团体和个人整个夏天都呆在宪法广场。我们也留在那里，向无数绝望的人们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参与雅典大会的组织工作，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确保任何政党或极左团体都无法操纵决策，防止左派接管运动。

其他团体只是为了三天的起义而来。这场起义规模巨大 ……在金融崩溃、非人的紧缩措施、失业和难以置信的国家镇压中……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夏天之一。

2011年5月29日：宪法广场的营地。

2010年，希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签订合同，同意采取紧缩措施，这让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全球经济利益是如何控制代议制民主的。人们感到被他们信任了40年的政客们背叛了，这些政客是被人民亲手推举进议会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愤怒之余，人们想象着烧毁议会大厦；其中一些人甚至已经点燃火种。金属栅栏和全天候巡逻的防暴警察保护了议会长达三年之久，成为“人民”与支配我们生活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最后屏障。

对代议制信仰的崩溃也是一种解放。曾经顺从于等级制逻辑的人和常识的受害者现在摆脱了政客的领导和记者的操纵。工会和政党失去了影响力。新的个人和集体智慧与解放取代了旧的身

份。数百万人参加了疯狂的起义 —— 先是呐喊自己多年来对政客的信任，然后是呐喊打倒政客。

人民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这就是2011年夏天在希腊和在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发生的事。

2011年6月5日：宪法广场的营地。

我当时在母亲家里。那是2011年6月。她是一位65岁的社会民主党人，她想知道人们既然已经包围议会这么多天了为什么还没有成功攻入议会。因为催泪瓦斯，她不敢上街，但她总是问我："也许我白天也可以来营地？”我的叔叔和婶婶也在那里，他们是泛希社运党（PASOK）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973年，现在是国家的执政党。姨妈今年62岁。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讲述了昨晚一位著名的泛希社运党部长的豪华轿车在议会外经过她身边时的情景。她一拳打在轿车身上，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跑到轿车后面，砸碎车窗，打了部长一拳。她感到了解放的快意 —— 她感到了自由！她迈出了这一步 ...

2011年6月15日：在宪法广场与右翼民族主义抗议者进行战斗。

但是，在宪法广场举行的集会最终真的赢得解放了吗？或者，它们的“直接民主”方式实际上只是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党和极右翼“金色黎明”出于表面上不同但根本上相似的原因获得了大量的新拥护者？

人们通过全国各地的集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未参加过任何公共活动的普通人，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举着扩音器保证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激昂地讲述着内心最深刻的恐惧和最珍贵的愿景。这就像是某种集体治疗，是对过去的妄想的宣泄，是跳入公共空间的尝试，是对社会权力巨大可能性的探索。那是一个美妙的夏天，每个人都呆在街上，与所有人谈论一切。

然后，民主重新建立。

无论如何，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缺席了，他们犯下了本世纪迄今为止最大的政治错误。**无论如何，我们 —— 本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 —— 对于我们社会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还没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解决方案。我们很清楚如何解构我们敌人的思想，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无法将我们的理想从无政府主义的云端带到粗糙而肮脏的现实地面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其他具体的选择了，人们不得不 —— 或者说被迫 —— 在社会控制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专制主义领袖作为“父亲”的形象，后者则承诺为他们提供免费学校、医院和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他们免受统治这个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狂鲨的伤害。

因此，在集会发言、参与“直接”民主之后，人们再次排队投票，重申国家的民主。你迈向自由的每一步都会成为前进的障碍。民主本身就是障碍之一。

ΑΣΤΥΝΟΜΙΑ POLICE
ΑΜΕΣΗ ΔΗΜΟΚΡΑΤΙΑ
Κοινωνικός έλεγχος - αυτοθέσμιση

2011年6月15日：防暴警察在写着“直接民主”的横幅后面排队。

我们时代的民主，资产阶级文明的最高成就，其内在特性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雅典。

每个国家的开国元勋都把自己想象成“未受教育的野蛮人”的统治者，在他们眼里这些变态的穷人一旦不受控制就会犯下各种罪行。“民主”是由那些对政治和经济感兴趣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希望通过语言而不是刀剑（如果语言不够，就用刀剑）来控制大众。代议制是一种精神控制制度，它提供了一种伪自由的现实，在这种制度下，你无法对有关你生活的根本决定施加任何重大影响。

民主的开国元勋们，也许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害怕他们的孩子产生批判性思维。民主使人愚昧：我们被迫保持一种幼稚的心态，参与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我们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和愿望。你不需要知道决定你生活的决策的具体细节：你只需要投票给那些看起来足以管理你生活的人就行了。民主使腐败蔓延：领导人耗尽社会资源。民主让人们麻木不仁。没人在乎你的意见；你只是数百万人中的一个。民主永远不会教你在公共场合发言，只会让你保持沉默，听你的长官讲话。你们是去鼓掌的，别的不用干。在你们的整个政治生活中，你们都是缺席者、是被代表的人。

民主让你们害怕，害怕隐藏在你们的小圈子里、选区里和国家中的“民主敌人”。民主在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边界，现在你们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这些边界。边界是虚构的，是社会的发明，但你被塞进战场上的身体却是真实的。民主将人类的其他部分排除在你的社会之外，它准备了一支军队，包括你在内，去杀死所有被排除在外的人。一旦你拒绝为了民主而杀人，你也会被排除在外。

这种制度具有惊人的自我复制能力。它制造学校、医院、剧院、幼儿园、军营、大学校园、美术馆、博物馆和游乐园，你可以在这些机构中度过一生。如果你想逃离这些机构，你很可能会被送进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监狱或精神病诊所（所有这些机构也都是“民主机构”）。这种惊人的自我复制能力的另一面是，民主无法超越自我，无法进化成不同的东西，就像苏联永远不会到达共产主义一样。听听民主国家对反叛者是怎么说的：“没有人可以讹诈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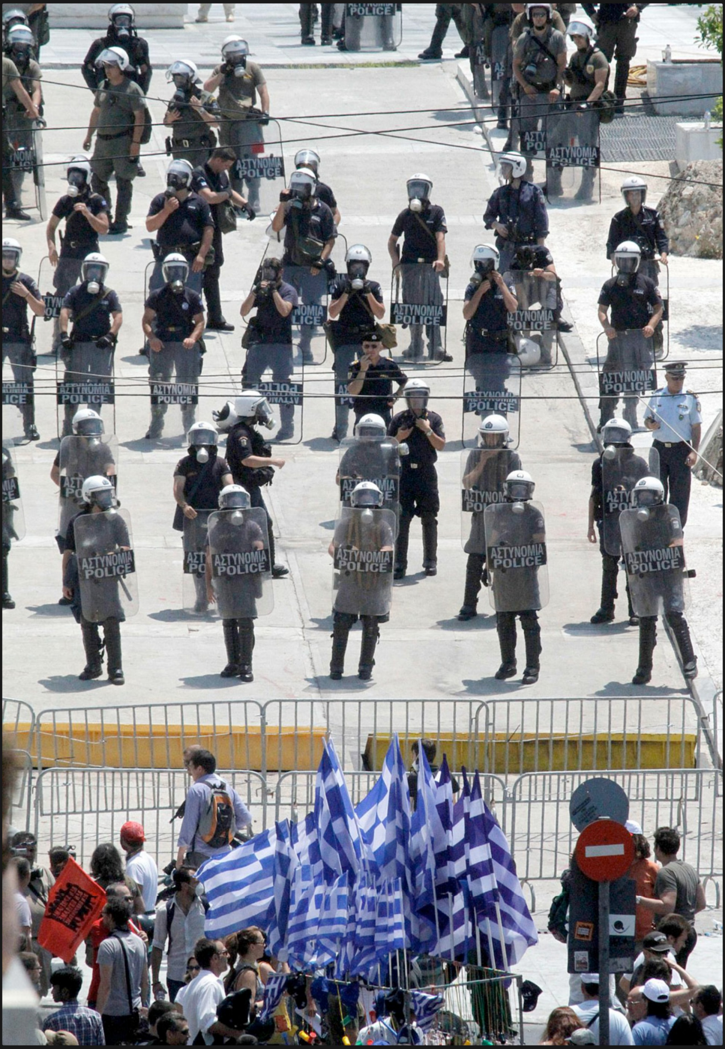
由此，民主从未改变。法规和政客可以更换，但其核心始终是同样的寡头制度和贵族制度。民主总是通过选举、商业合同和裙带关系，寻找最好的人来延续“民主”本身。

这一点不足为奇。民主是一种保守的部落方式，古希腊的某些部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自我繁衍的。在你逃离部落之前，它永远不会允许你变得与众不同。而今天，当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国家的控制在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时，要想摆脱民主，除了摧毁它别无他法。

即使知道这一切，有些人仍然捍卫民主。他们希望找到一种不会导致寡头政治的民主形式，就像21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在寻找不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样。但是，所有国家的开

国元勋们都站在各种民主主义者面前，赞许地看着常态的重现 —— 同样的剥削条件，新面孔出现在同样的旧的权威座椅上。

只要我们不敢斩断这种秩序的根基，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对于那些害怕踏入自己的欲望和权力的未知领域的人来说，民主是最后的选择。同样，对“真正”民主的需求是社会运动在所谓的“社会领域”中合法化（并避免刑事化）的最后途径。正如民主是最后一步一样，民主也是社会运动产生新可能性的最后障碍。



2011年6月28日：民族主义的旗帜取代了要求直接民主的旗帜。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能将我们从民主中拯救出来吗?

直接民主可以提供另一种管理生活的方式。但这真的是你需要的吗？你想在更小的范围内重现旧世界的局限性吗？难道你真的想让“大会”来决定你的生活吗？还是想把自己的生活扩展到自决和开放共享创造力的新形式，以你（以及共享生活的人）认为合适的方式，为所有人的权益自由提供各自的力量？

当我参加 Void Network 的集会时，我必须考虑到我所有同志的需要和利益，我们的团体必须考虑到这个世界上尽可能多的人的渴望和愿景。如果我们不互相照顾，就不会有 Void Network，如果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小团队以外的人，我们与整个世界之间就不会有联系。没有任何大会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能力来造福我们的周围。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亲密团队与人民大会之间的区别，前者产生的是一种集体的、扩张性的力量，而后者则将力量集中在我们的生活和关系之外，使我们与自己和彼此疏远。

直接民主本应帮我们摆脱代表制所产生的冷漠，因为它看起来是一种“参与式”的民主。但是，会因此有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大会”吗？即便可以，这样的大会真的能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自由和平等吗？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统计数字，因为我们要等上好几天才能被轮到发言。另方面，如果我们把这种形式缩小到一个邻里大会的微小水平，那不就等于把

自己困在微观世界里了吗?

任何一种“直接民主”都会复制与代议制民主相同的条件，只是规模更小而已。多数人压制少数人，使他们变得冷漠。很多时候你甚至懒得表达意见了，因为你知道你没有机会将其付诸实践。你常常不敢说话，因为你知道你会被周围的人羞辱。同质化是任何民主程序的终极要求，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同质化的最终结果是两种终极意见（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失去了人类智慧和感性的巨大丰富性，抹杀了人类需求和愿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直接民主的人民大会最终也可能决定实施非人道的种族灭绝，就像公元前416年古代雅典对米洛斯实施的种族灭绝一样。由于直接民主的决定，被排斥在外的人们遭到奴役和强暴。直接民主是“仅限成员”的。由于其规模较小，它比代议制民主排斥更多的人——产生孤立的泡沫，像古希腊的城邦那样相互争斗。每个人都是“局外人”、“他者”、可能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建立军队来保卫自己，即使你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你也必须为保护多数人的意见而牺牲。谁要是不服从决定，就必须受到惩罚，就像举世闻名的民主受害者苏格拉底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有魅力的领导人找到了跟粉丝直接勾搭的最佳方式，操纵民意的民主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有效！直接民主永远不会把我们从民主中解放出来。

2011年6月29日：希腊防暴警察，新的重装步兵将“民主”强加给被剥削和被排斥的人。

几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母亲家。现在是2011年9月初，距离“占领华尔街”行动开始还有几天时间。我正在给美国的同志们发邮件，敦促他们在各州扩大营地，在占领运动集会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方法。

我的叔叔也在那里。当我看着屏幕时，他对我说：“我们现在决定”（我抬起头看着他）“离开泛希社运党，去尝试欧洲共产党的激进左翼联盟”。我感到恐惧，因为我知道，当他说“我们决定”时，他是在代表约200万人说话。就好像他了解他们每一个人似的——他们是被背叛的泛希社运党的追随者，而他从始至终都在这个社民党内。就在一天前，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还只有4%。我看着他，就像看着两百万行尸走肉从一个政党走到另一个政党。我想大喊：“你们必须走得更远！每一步都需要突破！你不能停在那里……”

无政府主义者在与这类人对话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这些人把政治理解为对现实的管理。

我把历史想象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微笑着凝视雅典爆发的起义。我感到历史在我的城市逗留了很长时间之后就要离开雅典了，现在议会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人们心中重新建立妄想。三年半后的2015年，街头依然寂静无声，激进左翼联盟的欧洲共产主义分子赢得了选举，他们的竞选口号只有一个词：希望。(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绝望）

新政府做出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拆除议会周围的金属防护栏撤走防暴警察。议会又“安全”了。民主从未改变。它只是改良和自我复制。

捍卫宪法广场的自由空间。

披荆斩棘。

2600年前在希腊，两个世纪前在欧洲，争取民主的斗争把贫困的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若干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地——与所有可能的外来者进行永恒的战争，外加决定战争的投票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社会正义和永恒之爱”的承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穷人；若干年后，它们成了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了人类解放的绝对敌人和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障碍。共产党号称是所有“没有发言权的人的代言人”，结果只是成为了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中被收编成了部长和省长，而伟大的工人解放组织 CNT 则组织人们终生在工厂里上班，直到英勇就义。为了从旧世界的监狱中解放出来，我们很有可能牺牲生命，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新的高质量的监狱里。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在虚无网络（Void Network）中共享的解放愿景，是一个没有金钱、没有国界的旧世界的愿景。但它必需在 21 世纪得到更新——否则，它就会像神话中的幽灵一样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另一个屏障。**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劳动转化为开源的创造力，将工作场所转化为自愿参与创造的美丽公园，在全球网络中自由分配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必须围绕欲望的生产和需求的享受来组织。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那就意味着一个没有所谓的“外来者”的世界——因此，在你生命的任何时刻，你都不会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陌生人”。我们必须将“社会”转变为开放、包容的社区，在全球网络中实现充分连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欢迎、发挥作用，而不是被划分为孤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仇外的群体。我们必须向所有“他人”的差异开放“自己”。**

在西班牙革命失败后的八十五年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避免提出这种规模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坚实计划。与此同时，在这些年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19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全球资本主义就在这里，全球无政府主义却不在这里。

无政府主义革命发生的唯一可能方式是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地方范围内，更不是在孤立的岛屿上。即使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让无政府主义革命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我们必须设想、计划并去实现这一点。

如果我们将组织结构的规模缩小到微小的邻里大会或微不足道的生态社区，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理的问题就像被巨浪拍打的一艘脆弱的小渔船一样。新专制主义永远不会让我们在另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偏执泡沫中独善其身（尽管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向富人兜售去那里度假的门票）。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视而不见。

另方面，如果我们允许新旧形式的专制大众结构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效率和实用性观念，我们最终将陷入新的官僚主义怪物的嘴里。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斗争的社区网络，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灵活团体组成的网络，这些团体随时准备与专制主义作斗争，创建公共解放区，抵御敌人，并在全球社会解放的革命浪潮中将它们连接起来——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中央”的控制。

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写道：

> 「希腊人有共识或“常识”能力的概念，它将每种感官转化为另一种感官，并赋予人类意识。今天，当我们通过技术扩展了身体的各个部分和感官时，我们萦绕于对技术和经验的外在共识的需求，这种共识将把我们的共同生活提升到世界性共识的高度。当我们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碎片化之后，思考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丁曾梦想过人类意识的这种普遍性，他认为，在将人类团结在一种包容的意识中之前，它们将只是破碎的碎片。」

无政府主义——完全自由、绝对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全球伙伴关系——能否为21世纪支离破碎的人类提供一种包容的意识？

即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并不简单。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由社会和集体创造的解放愿景，我们就必须避免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和特定个人的领导。例如，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挺聪明的人，但马克思“主义”是自由思考的障碍。

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正在与国家和资本主义作斗争，以打开通向完全自由、社会平等、互助和自决的通道——实践、战略和方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与许多人建立联系的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改变产生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条件。反对同质化，我们必须赋予多样性以权力；反对固执己见，我们必须允许所有真理成真；反对排斥，我们要捍卫“陌生人”、非二元、老人、年轻人、怪人和未知者；反对边界，我们要敞开心扉地生活；反对原子化，我们要关心他人，相互学习，去实施我们的伟大计划，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否则，既有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利益将以无穷无尽的相同条件重新出现。除非我们敢于自由生活，敢于分享一切，敢于传播无政府主义，否则这个世界将永远不会改变！**

"既不站在国家一边，也不站在党派一边。
既不要做俄国人、波兰人，也不要做斯拉夫人。
相反，要做一个渴求真理的人，
不受任何特定利益的思想影响，
不受有关中国人、非洲人或欧洲人的思辨观念的影响。
爱国者最终总是仇恨外国人，失去了曾经点燃他热情的正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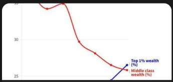
摒弃一切老板、领袖，以及那些把文字变成圣经的语言使徒。
避免偶像崇拜，即使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或最睿智的教授的话语，
也只重视你在其中发现的真理。
如果你在聆听之后有所怀疑，
那就向自己的内心求助，
重新审视一下，然后再做出最终判断。

------ 雷克吕斯，《给我的无政府主义同志的建议》

iyouport.substack.com

您正在浏览的是iyouport的新项目，点击这里以了解它的全貌

Related Po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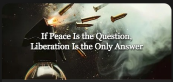


大转型开启 - "中产阶级不行了"

2024年12月25日

如何清除法西斯蟑螂

2024年11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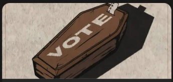

If Peace Is the Question,
Liberation Is the Only Answer

当冷战重来遇到民主危机

2024年11月23日

海外民运和狮子舞

2024年11月20日



多数决定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

2024年11月11日

特朗普的2024总统任期对罗贾瓦意味着什么？

2024年11月7日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2024年11月7日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历史重演：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 特朗普的法西斯卷土重来

2024年11月6日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2024年10月30日

局势动态中有三种经典的情景：乐观、惯性和消极，其中只有"乐观"情景下可以进行有效的思考，因为在其他两种情景中都是束手无策的状态。在"惯性"的情况下，通过缓慢地延续当前的专制趋

♣ 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2024年10月29日 14:00

专业人员如何摆脱政治冷感的陷阱以站到民主一边？

2024年10月29日 11:00

移民的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就各种事情争执不休，虽然多数时候都比较低沉，但几乎所有争吵的主题都很无聊（不论是身份政治还是"谁的钱"等等），尽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吵。很多旁观者只是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2024年10月29日 04:00

我曾经看过一份住宅区管理公司的月度报告。一大堆内容详实、色彩丰富的文件，有数字有图片，关于小区居民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可以一目了然。初看上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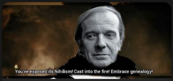
他们可以通过给你选票来堵住你的嘴

2024年10月29日 01:00

鉴于当前的局势，关于"团结各政治派别的反对力量"的讨论不绝于耳。即便是最极端、最激进的政治潮流也承认"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或者说在采取民主话语的问题上有足够大的共识。从这

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2024年10月29日


You've exposed its Nihilism! Cast into the fire! Embrace genealogy!

虚无主义

2024年10月28日

ANTI
ELECTION

Coca-Cola
NIKE
amazon
PEPSI
Marlboro

美国大选和“左右”政治

2024年10月27日

城头大王旗

2024年10月26日

摆脱自由派女权

2024年10月25日

从理论上讲，"民主"意味着民众政府；意味着通过所有人的努力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在民主政体中，人民必须能够说出他们想要什么，提名有可能帮他们执行愿望的人，监督那些人的表

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

2024年10月24日

INTO THEIR
BALLOT BOXES

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

2024年10月23日

成瘾物品

2024年10月22日

ARE YOU LIVING YOUR DREAM?

颜色革命

2024年10月21日

WE THE PEOPLE

让我们谈谈民主，“真正的民主”

2024年10月30日

CAN YOU HEAR
A CHANGE IS COMING

不“民豆”

2024年10月20日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2024年10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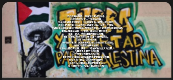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2024年10月28日

BREAKING W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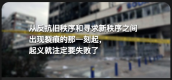
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2024年10月27日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2024年10月26日



“不要亲手开倒车!” - 波斯尼亚的直接民主实验和第二轮噩梦

2024年10月25日

民主：爱国的诱惑

2024年10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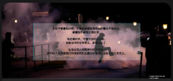
Becoming
A Freak

做一个无法被代表的人

2024年10月23日

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2024年10月22日



“结束吧!/Gotovo je!” —— 对斯洛文尼亚直接民主的思考

2024年10月21日

写在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2024年10月20日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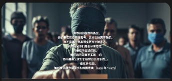
2024年10月17日

民主是直接的

2024年10月16日

从民主到自由

2024年10月18日



超越权术，超越民主

2024年10月19日